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七

同窗友認假作眞　女秀才移花接木

詩曰

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窗下閉門居、
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這四句詩乃唐人贈蜀中妓女薛濤之作、這个薛濤、乃是女中才子、南康王韋臯做西川節度使時、曾表奏他做軍中校書、故人多稱爲薛校書、所往來的是高千里、元微之、杜牧之一班兒名流、又將浣花溪水造成小箋、名曰薛濤箋、詞人墨客得了此箋、猶如拱

璧、眞正名重一時、芳流百世　國朝洪武年間、有廣東廣州府人田洙、字孟沂、隨父田百祿、到成都赴教官之任、那孟沂生得風流標致、又兼才學過人、書畫琴棋之類、無不通曉、學中諸生日與嬉遊、愛同骨肉、過了一年、百祿要遣他回家、孟沂的母親、心裡捨不得他去、又且寒官冷署、盤費難處、百祿與學中幾個秀才商量、要在地方上尋一個館與兒子坐坐、一來可以早晚讀書、二來得些館資、可爲歸計、這些秀才、巴不得留住他、訪得附郭一個大姓張氏、要請一館賓、衆人遂將孟沂力薦于張氏、張氏送了館約、約定

明年正月元宵後到館、至期、學中許多有名的少年朋友、一同送孟沂、到張家來、連百祿也自送去、張家主人曾爲運使、家道饒裕、見是老廣文帶了許多時髦到家、甚爲喜歡、開筵相待、酒罷各散、孟沂就在館中宿歇、到了二月花朝日、孟沂要歸省父母、主人送他節儀二兩、孟沂袋在袖子裡了、步行回去、偶然一个去處、望見桃花盛開、一路走去、看見甚幽僻、孟沂心裡喜歡、佇立少頃、觀玩景緻、忽見桃林中一个美人、掩映花下、孟沂曉得是良人家、不敢顧盼、徑自走過、未免帶些賣俏身子、拖下袖來、袖中之銀、不覺落

地、美人看見、便叫隨侍的丫鬟、拾將起來、送還孟沂、孟沂笑受致謝而別、明日孟沂有意打那邊經過、只見美人與丫鬟仍立在門首、孟沂望着門前走去、丫鬟指道、昨日遺金的郎君來了、美人略略斂身、避入門內、孟沂見了丫鬟、敘述道、昨日多蒙娘子美情、拾還遺金、今日特來造謝、美人聽得、叫丫鬟請入內廳、相見、孟沂喜出望外、急整衣冠、望門內而進、美人早已迎着、至廳上相見禮畢、美人先開口道、郎君莫非是張運使宅上西賓麼、孟沂道、然也、昨日因館中回家、道經于此、偶遺少物、得遇夫人盛情、命尊姬拾還、

孀居而可茶可酒矣

實爲感激、美人道、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即我西賓、還金小事、何足爲謝、孟沂道、欲問夫人高門姓氏、與敝東何親、美人道、寒家姓平、成都舊族也、妾乃文孝坊薛氏女、嫁與平氏子康、不幸早卒、妾獨孀居于此、與郎君賢東乃鄉鄰姻婭、郎君即是通家了、孟沂見說是孀居、不敢久留、兩杯茶罷、起身告退、美人道、郎君便在寒舍過了晚去、若賢東曉得郎君到此、妾不能久留款待、覺得沒趣了、即分付快辦酒饌、不多時設着兩席、與孟沂相對而坐、坐中殷勤勸酬、笑語之間、美人多帶些譏諷話頭、孟沂認道是張氏至戚、雖

尚何拘束爲真蹟物耳

文趣勃然

然心裡技癢難熬、還拘拘束束不敢十分放肆、美人、道、聞得郎君倜儻俊才、何乃作儒生酸態、妾雖不敏、頗解吟咏、今遇知音、不敢愛醜、當與郎君賞鑒文墨、唱和詞章、郎君不以爲鄙、妾之幸也、遂叫丫鬟取出唐賢遺墨、與孟沂看、孟沂從頭細閱、多是唐人真蹟、手翰詩詞、惟元稹杜牧高駢的最多、墨蹟如新、孟沂愛玩不忍釋手、道、此希世之寶也、夫人情鍾此類、真是千古韻人了、美人謙謝、兩个談話有味、不覺夜已二鼓、孟沂辭酒不飲、美人延入寢室、自薦枕席道、妾獨處已久、今見郎君高雅、不能無情、願得奉陪、孟沂

道、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兩个解衣就枕、魚水歡情、極其繾綣、枕邊切切叮寧道、愼勿輕言、若賢東知道、彼此名節喪盡了、次日將一个臥獅玉鎭紙贈與孟沂、送至門外道、無事就來走走、勿學薄倖人、孟沂道、這个何勞分付、孟沂到館、哄主人道、老母想念、必要小生歸家宿歇、小生不敢違命、留此、從今早來館中、晚歸家裡便了、主人信了說話道、任從尊便、自此孟沂在張家、只推家裏去宿、家裡又說在館中宿、竟夜夜到美人處宿了、整有半年、並沒一个人知道、孟沂與美人賞花玩月、酌酒吟詩、曲盡人間之樂、兩人每每

你唱我和做成聯句、如落花二十四韻、月夜五十韻、鬬巧爭妍真成敵手詩何太多、恐看官每厭聽、不能盡述、只將他兩人四時廻文詩表白一遍、美人詩道

花朶幾枝柔傍砌、柳絲千縷細搖風、
霞明半嶺西斜日、月上孤村一樹松、春

涼回翠簟冰人冷、齒沁清泉夏月寒、
香篆裊風清縷縷、紙窗明月白團團、夏

蘆雪覆汀秋水白、柳風凋樹晚山蒼、
孤幃客夢驚空館、獨雁征書寄遠鄉、秋

天凍雨寒朝閉戶、雪飛風冷夜關城、

鮮紅炭火圍爐煖　淺碧茶甌注茗清　冬

這个詩怎麽叫得廻文因是順讀完了倒讀轉去皆可通得最難得這樣渾成非是高手不能美人一揮而就孟沂也和他四首道

芳樹吐花紅過雨　入簾飛絮白驚風

黄添曉色青舒柳　粉落晴香雪覆松　春

瓜浮甕水涼消暑　藕疊盤氷翠嚼寒

斜石近堦穿筍密　小池舒葉出荷團　夏

殘石絢紅霜葉出　薄烟寒樹晚林蒼

鸞書寄恨羞封淚　蝶夢驚愁怕念鄉　秋

風捲雪蓬寒罷釣、月輝霜柝冷敲城、
濃香酒泛霞杯滿、淡影梅橫紙帳清、冬

孟沂和罷、美人甚喜、真是才子佳人、情味相投、樂不可言、却是好物不堅牢、自有散場時節、一日張運使偶過學中、對老廣文田百祿說道、令郎每夜歸家、不勝奔走之勞、何不仍留寓舍住宿、豈不爲便、百祿道、自開館後、一向只在公家、止因老妻前日有疾、曾留得數日、這幾時並不曾來家宿歇、怎麼如此說、張運使曉得內中必有蹺蹊、恐礙着孟沂、不敢盡言而別、是晚孟沂告歸、張運使不說破他、只叫館僕尾着他

去、到得半路、忽然不見、館僕趕去追尋、竟無下落、回來對家主說了、運使道他少年放逸、必然花柳人家去了、館僕道這條路上、何曾有甚麼使館運使道、你還到他衙中問問看、館僕道天色晚了、怕關了城門、出來不得、運使道就在田家宿了明日早辰來回我不妨、到了天明、館僕回話說是不曾回衙、運使道這等那里去了、正疑怪間、孟沂恰到、運使問道、先生昨宵宿于何處、孟沂道、家間、運使道豈有此理、學生昨日叫人跟隨先生回去、因半路上不見了先生、小僕直到學中去問、先生不曾到宅、怎如此說、孟沂道、說

路上偶到一个朋友處講話直到天黑回家故此處僕來時問不着館僕道小人昨夜宿在相公家了方纔回來的田老爹見說了甚是驚慌要自來尋問相公如何還說着在家的話孟沂支吾不來顏色盡變運使道先生若有别故當以實說孟沂曉得遮掩不過只得把遇着平家薛氏的話說了一遍道此乃令親相留非小生敢作此無行之事運使道我家何嘗有親戚在此地方況親中也無平姓者必是鬼祟今後先生自愛不可去了孟沂口裡應承心裏那里信他傍晚又到美人家裡備對美人說彤跡已露之意

美人道、我已先知道了、郎君不必悲悔、亦是冥數盡了、遂與孟沂痛飲極盡歡情、到了天明、哭對孟沂道、從此永別矣、將出灑墨玉筆管一枝、送與孟沂道此唐物也、郎君慎藏在身、以為記念、揮淚而別、那邊張運使料先生晚間必去、叫人看着、果不在館、運使道、先生這事、必要做出來、這是我們做主人的干係、不可不對他父親說知、遂步至學中、把孟沂之事、備細說與百祿知道、百祿大怒、遂叫了學中一個門子、同着張家館僕、到館中與孟沂同來、孟沂方別了美人、回到張家、想念道、他說永別之言、只是怕風聲敗露、

我便耐守幾時再去走動或者還可相會正躊躇間父命已至只得跟着同去百祿一見喝道你書到不讀夜夜在那里遊蕩孟沂看見張運使一同在家了便無言可對百祿見他不說就拿起一條拄杖劈頭打去道還不實告孟沂無奈只得把相遇之事及錄成聯句一本與所送鎮紙筆管二物多將出來道如此佳人不容不動心不必罪兒了百祿取來逐件一看看那玉色是幾百年出土之物管上有篆刻渤海高氏清玩六個字又揭開詩來從頭細閱不覺心服對張運使道物既稀奇詩又俊逸豈尋常之怪我每

二陸佳話乃爲俗主發父所敗

可同了不肖子，親到那地方去查一查蹤跡，看遂三人同出城來，將近桃林，訪沂道，此間是了，進前一看，孟沂驚道，怎生房宇俱無了，百齡與運使齊擡頭一看，只見水碧山青，桃林茂盛，荆棘之中，有塚纍然。張運使點頭道，是了是了，此地相傳是唐妓薛濤之墓，後人因鄭谷詩有小桃花遶薛濤墳之句，所以種桃百株，爲春時游賞之所，賢郎所遇，必是薛濤也，百齡道，怎見得，張運使道，他說所嫁是平氏子康，分明是平康巷了，又說文孝坊，城中並無此坊，文孝乃是教字分明是教坊了，平康巷教坊乃是唐時妓女所聚，

今云薛氏、不是薛濤是誰、且箋上有高氏字、乃是西川節度使高駢、駢在蜀時、濤最蒙寵待、二物是其所賜無疑、濤死已久、其精靈猶如此、此事不必窮究了、百祿曉得運使之言甚確、恐怕兒子還要着迷、打發他回歸廣東、後來孟沂中了進士、常對人說、便將二玉物爲證、雖然想念、再不相遇了、至今傳有田洙遇薛濤故事、小子爲何說這一段鬼話、只因蜀中女子、從來號稱多才、如文君昭君、多是蜀中所生、皆有文才、所以薛濤一个妓女、生前詩名不減當時詞客、死後猶且詩興勃然、這也是山川的秀氣、唐人詩有云

錦江膩滑蛾眉秀、　幻出文君與薛濤、

誠爲千古佳話、至于黄崇嘏女扮爲男、做了相府椽屬、今世傳有女狀元本也是蜀中故事、可見蜀女多才、自古爲然、至今兩川風俗、女人自小從師上學、與男人一般讀書、還有考試進庠做青衿弟子、若在别處豈非大段奇事、而今說着一家子的事、委曲奇咤、最是好聽、

從來女子守閨房、　幾見裙釵入學堂、
文武習成男子業、　婚姻也只自商量

話說四川成都府綿竹縣、有一个武官姓聞名確、乃

是衛中世襲指揮因中過武舉兩榜累官至參將貤
鎮守彼處地方家中富厚賦性豪奢夫人已故房中
有一班姬妾多會吹彈歌舞有一子也是妾生未滿
三周有一个女兒年十七歲名曰蜚娥丰姿絕世却
是將門將種自小習得一身武藝最善騎射直能百
步穿楊模樣雖是嬌姿志氣賽過男子他起初因見
父親是个武出身受那外人指目只說是个武弁人
家必須得个子弟在黌門中出入方能結交斯文士
夫不受人的欺侮爭奈兄弟尚小等他長大不得所
以一向粧做男子到學堂讀書外邊走動只是个少

年學生到了家中內房方還女扮如此數年果然學得滿腹文章博通經史這也是蜀中做慣的事遇着提學到來他就報了名改爲勝傑說是勝過豪傑男人之意表字俊卿一般的入了隊去考童生一考就進了學做了秀才他男扮久了人多認他做聞參將的小舍人一進了學多來賀喜府縣迎送到家參將也只是將錯就錯一面歡喜開宴蓋是武官人家秀才乃極難得的從此參將與官府往來添了个幫手有好些氣色爲此內外大小却像忘記他是女兒一般的凡事盡是他支持過去他同學朋友一个叫做

文殊不錯只[illegible]副幹何以一撰[illegible]同集併一[illegible]成平

魏造字撰之一个叫做杜億字子中兩人多是出羣才學英銳少年與聞俊卿意氣相投學業相長況且年紀差不多魏撰之年十九歲長聞俊卿兩歲杜子中與聞俊卿同年又是聞俊卿月生大些三人就像一家弟兄一般極是過得好相約了同在學中一个齋舍裡讀書兩个無心只認做一伴的好朋友聞俊卿却有意要在兩个裡頭揀一个嫁他兩个人並起來又覺得杜子中同年所生凡事彷彿些模樣也是他標緻些更爲中意比魏撰之分外說得投機杜子中見聞俊卿意思又好丰姿又妙常對他道我與兄

豈知子中俊卿並不必變

兩人可惜多做了男子我若爲女必當嫁兄兄若爲女我必當娶兄魏撰之聽得便取笑道而今世界盛行男色久已顚倒陰陽那兄得兩男便嫁娶不得聞俊卿正色道我輩俱是孔門弟子以文藝相知彼此愛重豈不有趣若想着淫昵便把面目放在何處我輩堂堂男子誰肯把身子做頑童乎魏兄該罰東道便好魏撰之道適纔聽得杜子中愛慕俊卿恨不得身爲女子故爾取笑若俊卿不愛此道子中也就變不及身子了杜子中道我原是兩下的說話今只說得一半把我說得失便宜了魏撰之道三人之中誰

叫你獨小些、自然該喫虧些、大家笑了一回、俊卿歸家來脫了男服、還是個女人、自家想道、我久與男人做伴、已是不安、豈可他日舍此同學之人、另尋配偶不成、畢竟止在二人之內了、雖然杜生更覺可喜、魏兄也自不凡、不知後來還是那个結果、好姻緣還在那个身上、心中委決不下、他家中一个小樓、可以四望、一个高興、起步登樓、見一隻烏鴉在樓窗前飛過、却去住在百來步外一株高樹上、對着樓窗呀呀的叫、俊卿認得這株樹、乃是學中齋前之樹、心裡道、何耐這業畜叫得不好聽、我結果他去、跑下來自己臥

房中、取了弓箭、跑上樓來、那烏鴉還在那里聒噪、
鄉道、我借這業畜卜我一件心事、則个撚開弓搭上
箭、口裡輕輕道、不要悞我、颼的一聲、箭到處、那烏
鴉墜地、這邊望去、看見情知中箭了、急急下樓來、仍
舊改了男粧、要到學中、看那枝箭的下落、且說杜子
中在齋前、閒步、聽得鴉鳴正急、忽然撲的一聲、掉下
地來、走去看時、鴉頭上中了一箭、貫睛而死、子中拔
了箭出來、道誰有此神手、恰恰貫着他頭腦、仔細看
那箭幹上、有兩行細字道、 矢不虛發。發必應弦。
子中念罷、笑道、那人好誇口、魏撰之聽得、跳出來道

咩道、拿與我看、在杻子中手裡接了過去、亜爾書疊、忽然子中家裡有人來尋子、中掉着箭自去了、甕瓶之細看之、鑴八个字下邊、還有蜚娥記三小字、想道、蜚娥乃女人之號、難道女人中有此妙手、這也詫異、適纔子中不看見這三个字、若見時、必然還要稱奇了、沈吟間、早有聞俊卿走將來、看見魏撰之捻了這枝箭、立在那里、忙問道、這枝箭是兄拾了麽、撰之道、箭自何來的、兄却如此盤問、俊卿道、箭上有字的麽、撰之道、因為有字在此、念想、俊卿道、念想些甚麽、撰之道有蜚娥記三字、蜚娥必是女人、故此揣着難道

誰知爲他人收獸

有這般善射的女子、不成俊卿捣个鬼道、不敢欺兄、豈姚即是家姊、撰之道、令姊有如此巧藝、曾許聘那家了、俊卿道、未曾許人家、撰之道、模樣如何、俊卿道、與小弟有些廝像、撰之道、這等必是極美的了、俗語道、未看老婆、先看阿舅、小弟尚未有室、吾兄與小弟做个撮合山何如、俊卿道、家下事多是小弟作主、老父面前、只消小弟一說、無有不依、只未知家姐心下如何、撰之道、令姊面前、也在吾兄幫襯、道家之雅、料無推拒、俊卿道、小弟謹記在心、撰之喜道、得兄應承、便十有八九了、誰想姻緣却在此枝箭上、小弟謹當

豈知灯即是火

寶此以爲後驗便把箭來收拾在拜匣內了取出羊脂玉鬧粧一个遞與俊卿道以此奉令姊權答此箭作个信物俊卿收來束在腰間撰之道小弟作詩一首道意于令姊何如俊卿道願聞撰之吟道

聞得羅敷未有夫　支機肯許問津無
他年得射如臯雉　珍重今朝金僕姑

俊卿笑道詩意最妙只是兄貌不陋似太謙了些撰之笑道小弟雖不便似賈大夫之醜却與令姊相並必是不及俊卿含笑自去了從此撰之胸中痴痴裡想着聞俊卿有个姊姊美貌巧藝要得爲妻有了這

只此一誤就惹出許多[illegible][illegible]來人事之巧如此

个念頭並不與杜子中知道因爲箭是他拾着的今自已把做寳貝藏着恐怕他知因來要了去誰想這个箭元有來歷俊卿學射時節便懐有擇配之心竹榦上刻那二句固是誇着豥矢必中也暗藏个應弦的啞謎他射那烏鴉之時明知在書齋樹上射去這枝箭心裡暗卜一卦看他兩人那个先拾得者即爲夫妻爲此急急來尋下落不知是杜子中先拾着後來卻在魏撰之手裡俊卿只見在魏撰之處以爲姻緣有定故假意說是姐姐其實多暗隱着自已的意思魏撰之不知其故憑他搗鬼只道真有个姐姐畢

了，俊卿固然認了魏撰之是天緣，心裡卻為杜子中十分相愛，好些撇打不下。嘆口氣道：一馬跨不得雙鞍，我又違不得天意，他日別尋件事端，補還他美情罷。明日來對魏撰之道：老父與家姊面前，小弟十分攛掇，已有允意，玉鬧粧也留在家姊處了。老父的意思要等秋試過，待兄高捷了，方議此事。魏撰之道：這个也好，只是一言既定，再無翻變纔妙。俊卿道：有小弟在，誰翻變得？魏撰之不勝之喜。時值秋闈，魏撰之與杜子中、聞俊卿多考在優等，起送鄉試。兩人來拉了俊卿同去，俊卿與父參將計較道：女孩兒家只好

秀才怕舉人亦奇

瞞着人、暫時做秀才耍子、若當眞去鄉試、一下子中了舉人、後邊露出眞情來、就要關着奏請干係事體弄大了、不好收塲、決使不得、推了有病不行、魏杜兩生只得撇了、自去赴試、揭曉之日、兩生多得中了、聞俊卿見兩家報了、也自歡喜、打點等魏撰之迎到家時、方把求親之話與父親說知、圖成此親事、不想安綿兵備道與聞參將不合、時值軍政考察、在按院處開了款數、遞了一个揭帖、誣他冒用國課、妄報功績侵尅軍糧、累贓巨萬、按院參上一本、奉聖旨着本處撫院提問、此報一至、聞家合門慌做了一團、也就有

許多衙門人尋出事端來纏擾、還虧得聞俊卿是个出名的秀才、衆人不敢十分囉唣、過不多時、兵道行个牌到府來、說是奉旨犯人、把聞參將收拾在府獄中去了、聞俊卿自把生員出名、去遞投訴、就求保候父親、府間准了訴詞、不肯召保、俊卿就央了同窓新中的兩个舉人、去見府尊、府尊說碍上司分付、做不得情、三人袖手無計、此時魏撰之自揣道、他家患難之際、料說不得求親的閑話、只好不提起、且一面去會試再處、兩人蹤行之時、又與俊卿作別、撰之道、我們三人、同心之友、我兩人喜得僥倖、方恨俊卿因病

畢竟囘避得力

蹉跎不得同登不想又遭此家難而今我們匆匆進京去了心下如割却是事出無奈多致意尊翁且自安心聽問我們若少得進步必當出力相助來白此寃于中道此間官官相護做定了圈套陷人聞兄只在家營救未必有益我兩人進去倘得好處聞兄不若徑到京來商量與尊翁尋个出場還是那邊上流頭好辯白寃枉我輩也好相機助力切記切記撰之又私自叮囑道令姊之事萬萬留心不論得意不得意此番囘來必求事諧了俊卿道聞粧現在料不使兄失望便了三人灑淚而別聞俊卿自兩人去後一

緊沒有商量可救父親、虧得官無三日急、到有七日寬、無非湊些銀子、上下分派一分派、使用得停當、斂中的也不受苦、官府也不來急急要問、丟在半邊、做一件未結公案了、叅將與女兒計較道、這邊的官司、既未問理、我們正好做手脚、我意要修下一个辨本、做成一个備細揭帖、到京中訴冤、只沒个能幹的人去得、心下躊躇未定、聞俊卿道、這件事須得孩兒自去、前日魏杜兩兄臨別時、也教孩兒進京去、可以相機行事、但得兩兄有一人得第、也就好做靠傍了、叅將道、雖然你是个女中丈夫、是你去畢竟停當、只是

萬里程途路上恐怕不便俊卿道自古多稱緹縈救父以爲美談他也是个女子況且孩兒男粧已久游庠已過一向算在丈夫之列有甚去不得雖是路途遥遠孩兒弓矢可以防身倘有甚麽人盤問憑着胸中見識也支持得他過不足爲慮只是須得个男人隨去這却不便孩兒想得有个道理家丁閗龍夫妻多是苗種多善弓馬孩兒把他妻子也扮做男人帶着他兩个連孩兒共是三人一起走既有婦女伏侍又有男僕跟隨可以放心一直到京了參將道既然算計得停當事不宜遲快打點動身便是俊卿歡會

一面去收拾聽得街上報進士說魏杜兩人多中了俊卿不勝之喜來對父親說道有他兩人在京做主此去一發不難做事就揀定一日作急起身在學中動了一个游學呈子批个文書執照帶在身邊了路經省下來再察聽一察聽上司的聲口消息你道聞小姐怎生打扮

飄飄巾幘覆着兩鬢青絲窄窄靴鞋套着一雙玉笋上馬衣裁成短後鑾鞹帶粧就偏垂囊一張玉靶弓想開時舒臂扭腰多體態插幾枝雁翎箭看放處猿啼鵰落逞高強爭羨道能文善武的小郎

君、怎知是女扮男粧的舊秀士、
一路來到了成都府中、聞龍先去尋下了一所幽靜
飯店、聞俊卿後到歇下了行李、叫聞龍妻子取出帶
來的山菜幾件、放在碟內、何店中取了一壺酒、斟着
慢喫、又道是無巧不成話、那坐的所在、與隔壁人家
窓口相對、只隔得一個小天井、正喫之間、只見那邊
窓裡一个女子、掩着半窓、對着聞俊卿、不轉眼的看、
及至聞俊卿擡起眼來、那邊又閃了進去、遮遮掩掩、
只不走開、忽地打个照面、乃是个絕色佳人、聞俊卿
想道、原來世間有這樣標緻的、看官你道此時若是

个男人、必然動了心、就想粧出些風流家數、兩下做起光景來、怎當得聞俊卿自己也是个女身、那里放在心上、一面取飯來喫了、且自衙門前幹事去、到得出去了半日、傍晚轉來、俊卿剛得坐下、隔壁聽見這里有人聲、那个女子、又在窗邊來看了、俊卿私下自笑道、看我做甚、豈知我與你是一般樣的、正嗟嘆間、只見門外一个老姥走將進來、手中拿着一个小榼兒、見了俊卿、放下榼子、道了萬福、對俊卿道、間壁景家小娘子、見舍人獨酌、送兩件菓子與舍人當茶、俊卿開看、乃是南充黃柑、順慶紫梨、各十來枚、俊卿道、

小生在此經過的、與娘子非親非戚、如何承此美意、
老姥道、小娘子說來此間來萬去千的人、不曾見有
似舍人這等丰標的、必定是富貴家的出身、及至問
人來說是叅府中小舍人、小娘子說這俗店無物可
口、耳老媳婦送此二物來解渴、俊卿道、小娘子何等
人家、卻居此間壁、老姥道、這小娘子、是井研景少卿
的小姐、只因父母雙亡、他依着外婆家住、他家裏自
有萬金家事、只爲尋不出中意的丈夫、所以還未嫁
人、外公是此間富員外、這城中極典的客店、多是他
家的房子、何止有十來處、進益甚廣、只有這里[illegible]

些、却同家小舜住在間壁、他也不敢主張、把外甥許人、恐怕做了對頭、後來怨悵、常對景小娘子道、還你自家看得中意的、實對我說、我就主婚、這个小娘子也古怪、自來曾揀相人物、再不曾說那一个好、方纔見了舍人、便十分稱賛、敢是舍人有些姻緣動了、俊卿不好荅應、微微笑道、小生那有此福、老姥道、好說好說、老媳婦且去着、俊卿道、致意小娘子、多承佳惠、客中無可奉荅、但有心感盛情、老姥去了、俊卿自想一想、不覺失笑道、這小娘子看上了我、却不枉費春心、吟詩一首、聊寄其意、詩云、

爲念相如渴不禁、　交梨卭橘出芳林、
却慙未是求凰客　寂莫囊中綠綺琴
次日早起、老娃又來手中將着四枚剝淨的熟雞子、做一碗盛着、同了一小壺好茶、送到俊卿面前道、舍人喫點心、俊卿道、多謝媽媽盛情、老娃道、這是景小娘子昨夜分付了、長身支持來的、俊卿道又是小姐子美情、小生如何消受、有一詩奉謝、煩媽媽與我帶去、俊卿就把昨夜之詩、寫在箋紙上、封好了、付媽媽、詩中分明是推却之意、媽媽將去與景小姐看了、景小姐一心喜着俊卿見他以相如自比、反認做有意

于文君後邊二句不過謙讓些說話遂也回他一首和其末韻詩云

宋玉牆東思不禁　願爲比翼止同林
知音已有新裁句　何用重挑焦尾琴

吟罷也寫在烏絲蘭紙上教老姥送將來俊卿看罷笑道元來小姐如此高才難得難得俊卿見他來纏得緊生一个計較對老姥道多謝小姐美意小生不是無情爭奈小生已聘有妻室不敢欺心妄想上覆小姐這段姻緣種在來世罷老姥道既然舍人已有了親事老身去回覆了小娘子省得他牽腸挂肚空

落花有意 隨流水

想壞了，老姥去得，俊卿自出門去，打點衙門事體，央求寬緩日期，詰旦停當，到了天晚，纔回得下處，是夜無詞，來日天早，這老姥又走將來，笑道，舍人小小年紀，到會掉謊，老婆滚到身邊推着不要，昨日囬了小娘子，小娘子教我問一問兩位管家，多說道舍人並不曾聘娘子，適小娘子喜歡不勝，巳對員外說過，少刻員外自來奉拜，說親好友，要成事了，俊卿聽罷，呆了半晌，道這寃家帳，那里說起，只索收拾行李起來，趂早去了罷，分付聞龍與店家會了鈔，急待起身，只見店家走進來報道，主人富員外相拜，聞相公說罷，

一个七十多歲的老人家、笑嘻嘻進來、堂中望見了聞俊卿、先自歡喜、問道這位小相公想就是聞舍人了麽、老姥還在店内、也跟將來、說道、正是這位富員外、把手一拱道、請過來相見、聞俊卿見過了禮、整了客座坐了、富員外道、老漢無事不敢冒叩新客、老漢有一外甥乃是景少卿之女、未曾許着人家、舍甥立願不肯輕配凡流、老漢不敢擅做主張、憑他意中自擇、昨日對老漢說、有个聞舍人下在本店、丰標不凡、願執箕箒、所以要老漢自來奉拜、說此親事、老漢今見足下、果然俊雅非常、舍甥也有幾分姿容、况且粗

通文墨寶、是一對佳耦、足下不可錯過、聞俊卿道、不敢欺老丈、小生過蒙令甥謬愛、豈敢自外、一來令甥是公卿閥閱、小生是武弁門風、恐怕攀高不着、二來老丈在難中、小生正要入京辨寃、此事旣不曾告過、又不好爲此擔閣、所以應承不得、負外道、舍人是簪纓世胄、況又是黌宮名士、指日飛騰、豈分甚麼文武門楣、若爲令尊之事、慌速入京、何不把親事議定了、待歸時禀知令尊、方纔完娶、旣安了舍甥之心、又不悞了足下之事、有何不可、聞俊卿無計推托、心下想道、他家不曉得我的心病、如此相逼、却又不好十分

此轉甚妙此想甚佳生

鬧粧方得實際

過却打破機關我想魏撰之有竹箭之緣不必說了還有杜子中更加相厚到不得不閃下了他一向有个主意要在骨肉女伴裏邊別尋一段姻緣發付他去而今既有此事我不若權且應承定下在這裡他日作成了杜子中豈不為妙那時曉得我是女身須怪不得我說謊萬一杜子中也不成那時也好開交了不像而今碍手算計已定就對負外說既承老丈與令甥如此高情小生豈敢不受人提挈只得留下一件信物在此爲定待小生京中回來上門求娶就是了說罷就在身上解下那个羊脂玉鬧粧雙手遞

與員外道奉此與令甥表信富員外千歡萬喜、接受在手、一同老姥去回覆景小姐道、一言已定了、員外就叫店中辦起酒來、與聞舍人餞行、俊卿推卻不得、喫得盡歡而罷、相別了起身上路、少不得風餐水宿、夜住曉行、不一日到了京城、叫聞龍先去打聽魏杜兩家新進士的下處、問着了杜子中一家元來那魏撰之、已在部給假回去了、杜子中見說聞俊卿來到、不勝之喜、忙差長班來接到下處、兩人相見寒溫已畢、俊卿道、小弟專爲老父之事、前日別時、承兄每分付入京圖便、切切在心、後聞兩兄高發、爲此不辭跋

書生不止只怕是女流之見

涉，特來相托，不想親撰之已歸，今幸吾兄尚在京師，小弟不致失望了。杜子中道：仁兄先將老伯被誣事狀，做一个揭帖，逐一辨明，刊刻起來，在朝門外逢人就送，等公論明白了，然後小弟央个相好的同年在兵部的，條陳別事，帶上一段，就好到本籍去生發出脫了。俊卿道：老父有个本稾，可以上得否？子中道：而今重文輕武，老伯是按院題的，若武職官出名自辨，他們不容起來，反致激怒，弄壞了事，不如小弟方纔說的為妙。仁兄不要輕率。俊卿道：感謝指教，小弟是書生之見，還求仁兄做主行事。子中道：異姓兄弟，原

正不知事
体不必实
裏欽者

是自家身上的事何勞叩嚀俊卿道撰之為何回去了子中道撰之原與小弟同寓了多時他說有件要事要歸來與仁兄商量問其何事又不肯說小弟說仁兄見吾二人中了未必不進京來他說這是不當期的況且事體要來家裡做的必要先去所以告假去了正不知仁兄却又到此可不兩相左了敢問仁兄他果然要商量何等事俊卿明知是為婚姻之事却只做不知推說道連小弟也不曉得他為甚麼[illegible]來無非為家裡的事子中道小弟也想他沒甚麼[illegible]何恁地等不得兩个說了一回子中分付治酒款[illegible]

就叫聞家家人安頓好了行李、不必另尋寓所只在此間同寓、蓋是子中先前與魏家同寓、今魏家去了、房舍儘有可以下得聞家主僕三人、子中又分付打掃聞舍人的臥房、就移出自己的榻來相對鋪着、說晚間可以聯床清話、俊卿看見心裡有些突兀起來、想道平日與他們同學、不過是日間相與會文會酒、並不看見我的臥起、所以不得看破、而今弄在一間房內了、須閃避不得、露出馬腳來怎麼處、却又沒个說話可以推掉得兩處宿、只是自己放着精細、遮掩過去便了、雖是如此說、却是天下的事、是真難假、是

假難眞、亦且終日相處、這些細微舉動、水火不便的所在、那里粧飾得許多來、聞俊卿日間雖是長安街上去送揭帖、做着男人的勾當、晚間脩歇之處、有好些破綻現出、在杜子中的眼裏了、杜子中是聰明的人、有甚省不得的事、曉得有些咤異、越加留心閒覷、越看越是了、這日俊卿出去、忘鎖了拜匣、子中偷揭開來一看、多是些文翰柬帖、內有一幅草稾、寫着道、

成都綿竹縣信女聞氏、焚香拜告關眞君神前、願保父聞確寃情早白、自身安穩還鄉、竹箭之期、團粧之約、各得如意、謹疏、

纔好光景

子中見了、拍手道、眼見得公案在此了、我枉爲男子、被他瞞過了許多時、今不怕他飛上天去、只是後疊兩句解他不出、莫不許過了人家、怎麼處、心裏狂蕩不禁、忽見俊卿回來、子中接在房裏坐了、看着俊卿只是笑、俊卿疑怪、將自己身子上下前後看了又看、問道、小弟今日有何舉動差錯了、仁兄見哂之甚、子中道、笑你瞞得我好、俊卿道、小弟到此來做的事、不曾瞞仁兄一些、子中道、瞞得多哩、俊卿自想麼、俊卿道、委實沒有、子中道、俊卿記得當初同齋時言語麼、原說弟若爲女、必當嫁兄、兄若爲女、必當娶兄、可惜

弟不能為女誰知兄果然是女却瞞了小弟不然娶兄多時了怎麽還說不瞞俊卿見說着心中病臉上通紅起來道誰是這般說子中袖中摸出這紙疏頭來道這須是俊卿的親筆俊卿一時低頭無語子中就挨過來坐在一處了笑道一向只恨兩雄不能相配今却遂了人願也俊卿站了起來道行踪為兄識破抵賴不得了只有一件一向承兄過愛慕兄之心非不有之爭奈有件緣事已屬了撰之不能再以身事兄望兄見諒子中愕然道小弟與撰之同為俊卿窗友論起相與意氣還覺小弟勝他一分俊卿何得

厚于撰之薄于小弟況且撰之又不在此間現鐘不打反去鍊銅這是何說俊卿道仁兄有所不知仁兄可看疏上竹箭之期的說話麼子中道正是不解俊卿道小弟因爲與兩兄同學心中願卜所從那日向天暗禱箭到處先拾得者即爲夫婦後來這箭却在撰之處小弟說說是家姐所射撰之遂一心想慕把一个玉鬧粧爲定此特小弟雖不明言心已許下了此天意有屬非小弟有厚薄也子中大笑道若如此說俊卿宜爲我有無疑了俊卿道怎麼說子中道前日齋中之箭原是小弟拾得看見簳上有兩行細字

即非拾箭此時豈能不相偶乎

以爲奇異、正在念誦撰之、聽得走出來、在小弟手裡接去看、此時偶然家中接小弟、就把竹箭撂在撰之處、不曾取得、何曾是撰之拾取的、若論俊卿所卜天意、一發正是小弟應占了、撰之他日可問、須混賴不得、俊卿道、既是曾見箭上字來、可記得否、子中道、雖然看時節倉卒無心、也還記是矢不虛發、發必應弦八个字、小弟須是造不出、俊卿見說得是真、心裏已自軟了、說道果是如此、乃天意了、只是枉了魏撰之、望空想了許多時、而今又趕將回去、日後知道、甚麼意思、子中道、這个說不得、從來說先下手爲強、况且

元該是我的就擁了俊卿求歡道相好弟兄而今番同衾枕天上人間無此樂矣俊卿推拒不得只得含羞走入幃帳之內一任子中所爲有一首番調山坡羊單道其事

這小秀才有些兒怪樣走到羅帷忽現了本相本是个蟾宮裏折桂的郎君改換了章臺内司花的主將金蘭契只覺得肉味馨香筆硯交果然是有筆如鎗纔剔頭忍着疼受的是良朋針砭趁胸懷揉着痠顯出那知心酣暢用一番切切偲偲來也哎呀分明是遠方來樂意洋洋思量一羅 羅是

聯句的篇章慌忙爲雲爲雨還錯認了龍陽事畢鬧小姐整容而起嘆道妾一生之事付之郎君妾願遂矣只是哄了魏撰之如何回他忽然轉了一想將手床上一拍道有處法了杜子中倒喫了一驚

不得不驚此處用不得兩全之術

道這事有甚處法小姐道好教郎君得知妾身前日行至成都在店內安歇主人有个甥女窺見了妾身對他外公說了過要相許是妾身想个計較將信物權定推道歸時完娶當時妾身意思道魏撰之有了竹箭之約恐怕冷淡了郎君又見那个女子才貌雙全可爲君配故此留下這頭姻緣今妾既歸君儻或

回去總撰之問起所許之言就把這家的說合與他成了豈不爲妙況且當時只說是姊姊他心裏並不曾曉得是妾身自已也不是哄他了于中道這个最妙足見小姐爲朋友的美情有了這个出場就與小姐配合與撰之也無嫌了誰曉得途中有又這件奇事還有一件要問途中認不出是女容不必說了但小姐雖然男扮同兩个男僕行走好些不便小姐笑道誰說同來的多是男人他兩个元是一對夫婦一男一女打扮做一樣的所以途中好伏侍走動不必避嫌也于中也笑道有其主必有其僕有才思的人

做來多是奇怪的事、小姐就把景家女子所和之詩拏出來與子中看、子中道、世間也還有這般的女人、覔摸之得此、也好意足了、小姐再與子中商量着父親之事、子中道、而今說是我丈人、一發好措詞出力、我吏部有个相知、先央他把做對頭的兵道、調了地方、就好營爲了、小姐道、這个最是要着、郎君在心則个、子中果然去央來吏部、數日之間、推陞本上、已把兵道改陞了廣西地方、子中來回覆小姐道、對頭改去、我今作速討个差與你回去、救取岳丈了、此間辨白已透、撫按輕擬上來、無不停當了、小姐愈加感

激轉增恩愛。子中討下差來。解餉到山東地方。就便囘籍。小姐仍舊扮做男人。一同聞龍夫妻。學弓帶箭。照前粧束。騎了馬。傍着子中的官轎。家人原以舍人相呼。行了幾日。將過鄭州曠野之中。一枝響箭擦着官轎射來。小姐曉得有歹人來了。分付轎上。你們只管前走。我在此對付他。眞是忙家不會。會家不忙。扯出囊弓。扣上弦。搭上箭。只見百步之外。一騎馬飛也似的跑來。小姐掣開弓。喝聲道。着。那邊人不防備的。早中了一箭。倒撞下馬。在地下掙扎。小姐疾鞭着坐馬。趕上前轎。高聲道。賊人已了當了。放心前去。一路

此技又勝同窗者一籌

的人、多贊稱小舍人好箭、个个忌憚子中、藉裡得意、自不必說、自此完了公事、平平穩穩、到了家中、父親聞參將已因兵道陞去、保候在外了、小姐進見、備說了京中事體、及杜子中營爲謫去了兵道之事、參將感激不勝、說道如此大恩、何以爲報、小姐又把被他識破、已將身子嫁他、共他同歸的事、也說了、參將也自喜歡、道道也是郎才女貌、配得不枉了、你快改了粧、趁他今日榮歸吉日、我送你過門去罷、小姐道、粧還不好改得、且等會過了魏撰之着、參將道、正要對你說、魏撰之自京中回來、不知爲何只管叫人來打

聽說我有个女兒他要求聘我只說他曉得些風聲是來說你了及至問時又說是同窗舍人許他的仍不知你的事我不好回得只是含糊說等你回家你而今要會他怎的小姐道其中有許多委曲一時說不及父親日後自明正說話間魏撰之來相拜元來魏撰之正爲前日婚姻事在心中放不下故此就回不想問着聞舍人又已往京叫人探聽舍人有个姐姐的說話一發言三語四不得明白有的說參將只有兩个舍人一大一小並無女兒又有的說參將有个女兒就是那个舍人弄得魏撰之滿肚疑心胡猜

亂想兄說開令人回來了所以亟亟來拜要問明白開小姐照舊將家數接了進來寒溫已畢撰之急問道仁兄令姊之説如何小弟特為此趕回來的小姐說包管兄有一位好夫人便了撰之道小弟冉人宅上打聽其言不一何也小姐道兄不必疑玉闌粧巳在一个人處待小弟再畧調停准備迎娶便了撰之道依兄這等說不像是令姐了小姐道杜子中盡知端的兄去問他就明白撰之道兄何不就明說了又要小弟去問小姐道中多委曲小弟不好說得非子中不能詳言說得穊撰之愈加疑心他正要去拜杜

子中就急忙起身來到杜子中家裏不及說別樣說話忙問聞俊卿所言之事杜子中把京中同寓識破了他是女身已成夫婦的始末根繇說了一遍魏撰之驚得木呆道前日也有人如此說我却不信誰曉得聞俊卿果是女身這分明是我的姻緣平白錯過了子中道怎見得是兄的撰之道當初拾箭時節就把玉鬧粧爲定的說話子中道箭本小弟所拾原係他向天暗卜的只是小弟當時不知其故不曾與兄取得此箭在手今仍歸小弟原是天意兄前日只認是他令姐原未嘗屬意他自身這个不必追悔兄只

嘗鬧粧之約不脫空罷了撰之道符已去矣怎麼還說不脫空難道當真還有个令姐子中又把聞小姐途中所遇景家之事說了一遍道其女才貌非常那日一時難推就把兄的鬧粧權定在彼而今想起來這就有个定數在裡邊了豈不是兄的姻緣麼撰之道怪不得聞俊卿道自巳不好說元來有許多委曲只是一件雖是聞俊卿巳定下在彼他家又不曾曉得明白小弟難以自媒何繇得成子中道小弟與聞氏雖巳成夫婦還未曾見過岳翁打點就是今日迎娶少不得還借重一个媒妁而今就煩兄與小弟做

一做小弟成禮之後代相恭敬也只在小弟身上撮合就是了撰之大笑道當得當得只可笑小弟一向在睡夢中又被兄占了頭籌而今不使小弟脫空也還算是好了既是這等小弟先到聞宅去道意兄可隨後就來魏撰之討大衣服來換了竟擡到聞家此時聞小姐已改了女粧不出來了聞參將自已出來接着魏撰之述了杜子中之言聞參將道小女嬌痴慕學得承高賢不棄今幸結此良緣蒹葭倚玉惶恐惶恐聞參將已見女兒說過是件整備門上報說杜爺來迎親了鼓樂喧天杜子中穿了大紅衣服擡將

不得不眼熱

進門、真是少年郎君、人人稱羨、走到堂中、站了位次、拜見了聞蔡、將請出小姐來、又一同行禮、謝了魏撰之啟轎而行、迎至家裏、拜告天地、見了祠堂、杜子中與聞小姐正是新親舊朋友、喜喜歡歡、一樁事完了、只有魏撰之有些眼熱、心裏道、一樣的同窗朋友、偏是他兩个成雙、平時杜子中分外相愛、常恨不將男作女、好做夫婦、誰知今日竟遂其志、也是一段奇話、只所許我的事、未知果是如何、次日就到子中家裏賀喜、隨問其事、子中道、（不知折婦是將編言的、）昨晚弟婦就和小弟計較、今日專為此要同到成都去、弟婦誓欲以此報兄、全其

新進士可以止兒啼

口信必得佳音方回來撰之道多感多感一樣的同窗也該記念着我的冷靜但未知其人果是如何子中走進去取出景小姐前日和韻之詩與撰之看了撰之道果得此女小弟便可以不妬兄矣子中道弟婦贊之不容口大略不負所舉撰之道這件事做成真愈出愈奇了小弟在家顒望俱大笑而別杜子中把這些說話與聞小姐說了聞小姐道他盼望久了的也怪他不得只索作急成都去周全了這事小姐仍舊帶了聞龍夫妻跟隨同杜子中到成都來認着前日飯店敘在裡頭了杜子中叫聞龍拏了帖徑去

拜富員外、員外見說是新進士來拜、不知是甚麽緣
故、喫了一驚、慌忙迎接進去、坐下了、道不知爲何大
人貴足賜踹賤地、子中道學生在此經過、聞知有位
畢小姐、是老丈令甥、才貌出衆、有一敝友、也叨過甲
第了、欲求爲夫人、故此特來奉訪、員外道、老漢是有
个甥女、他自要擇配、前日看上了一个進京去的聞
舍人、已納下聘物、大人見教遲了、子中道、那聞舍人
也是敝友、學生已知他另有所就、不來娶令甥了、所
以敢來作伐、員外道、聞舍人也是讀書君子、既已留
下信物、兩心相許、怎悮得人家兒女、舍甥女也畢竟

說話未必不是然畢竟是沒根來斷耳

要等他的回信。子中將出前日景小姐的詩箋來道、老丈試看此紙、不是令甥寫與聞舍人的麼、因爲聞舍人無意來娶了、故把與學生做執照、來爲敝友求令甥、即此是聞舍人的回信了、員外接過來看、認得是甥女之筆、沉吟道、前日聞舍人也曾說道聘過了、不信其言、逼他應承的、元來當真有這話、容老漢且與甥女商量一商量、來回覆大人、員外別了進去了一會出來道、適間甥女見說、甚是不快、他也說得是、就是聞舍人負了心、是必等他親身見一面、還了他玉鬧粧、以爲訣別、方可別議姻親、子中笑道、不敢欺老

丈說那玉鬧粧也即是敝友魏撰之的聘物非是聞
舍人的聞舍人因爲自已已有姻親不好囘得乃爲
敝友轉定下了是當日埋伏機關非今日無因至前
也員外道大人雖如此說甥女豈肯心伏必得聞舍
人自來說明方好處分于中道聞舍人不能復來有
拙荆在此可以進去一會令甥等他與令甥說這些
備細令甥必當見信員外道有尊夫人在此正好與
舍甥面會一會有言可以盡吐省得傳消遞息最妙
最妙就叫前日老姥來接取杜夫人老姥一見聞小
姐舉止形容有些面善只是改粧過了一時想不出

一路相着、只管遲疑、接到閒壁裏、迎景小姐出來相接、各叫了萬福、聞小姐對景小姐笑道、認得聞舍人否。景小姐見模樣廝像、還只道或是舍人的姊妹、答道、夫人與聞舍人何親、聞小姐道、小姐恁等識人、難道這樣眼鈍、前日到此過蒙見愛的舍人、即妾身是也。景小姐喫了一驚、仔細一認、果然一毫不差、連老姥也在旁拍手道、是呀是呀、我方纔道面龐熟得緊、那知就是前日的舍人、景小姐道、請問夫人、前日爲何這般打扮、聞小姐道、老父有難、進京辨冤、故喬粧作男、以便行路、所以前日過蒙見愛、再三不肯應承

者正爲此也後來見難推却又不敢實說眞情所以代友人納了聘以待後來說明今納聘之人已登黃甲年紀也與小姐相當故此愚夫婦特來奉求與小姐了此一段姻親報荅前日厚情耳景小姐見說半晌做聲不得老姥在旁道多謝夫人美意只是那位老爺姓甚名誰夫人如何也叫他是友人聞小姐道幼年時節曾共學堂後來同在庠中與我家相公三人年貌多相似是異姓骨肉知他未有親事所以前日就有心替他結下了這人姓魏好一表人物就是我相公同年也不辱沒了小姐小姐一去也就做夫

進士之妙如此

人了小景小姐聽了這一篇說話曉得是少年進士有甚麼不喜歡呌老姥陪住了聞小姐背地去把這些說話備細告訴員外員外見說是許个進士豈有不攛掇之理眞个是一讓一个肯回覆了聞小姐轉說與杜子中一言已定富員外設起酒來謝媒外邊就待杜子中內裡景小姐作主欵待杜夫人兩个小姐說得甚是投機盡歡而散約定了回來先教魏撰之納幣揀个吉日迎娶回家花燭之夕見了模樣如舊天人因說起聞小姐閙粧納聘之事撰之道那聘物元是我的景小姐問如何却在他手裡魏撰之又把

先將竹箭題字、杜子中拾得、掉在他手裏、認做另有个姐姐、故把玉閨粧爲聘的根繇說了一遍、一齊嘆道、彼此夙緣顛顛倒倒、皆非偶然也、明日魏撰之取出竹箭來與景小姐看、小姐道、如今只該還他了、撰之就提筆寫一絕與子中夫妻道、

既歸玉環返卿竹箭兩段姻緣各從其便、一笑一笑

寫罷、將竹箭封了、一同送去、杜子中收了、與閨小姐拆開來看、方見八字之下又有蜚娥記三字、問道蜚娥怎麽解、聞小姐道、此妾閨中之名也、子中道、魏撰

之錯認了令姊就是此二字了若小生當時曾見此二字這箭如何肯便與他聞小姐道他若沒有這箭起這些因頭那裏又絆得景家這頭親事來兩人又笑了一回也題了一束戲他道

環爲舊物箭亦歸宗兩俱錯認各不落空一笑一咲

從此兩家往來如同親兄弟姊妹一般兩个甲科合力與聞參將辨白前事世間情面那里有不讓縉紳的逐件洗罪得以開釋只處得他輩任回衛聞參將也不以爲意了後邊魏杜兩人俱爲顯官聞景二小

姐各生子女又結了婚姻世交不絕這是蜀多才女有如此奇奇怪怪的妙話卓文君成都當壚黃崇嘏相府掌記又平平了詩曰

世上誇稱女丈夫　不聞巾幗竟爲儒
朝廷若也開科取　未必無人待賈沽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七終